



远去的声音

程乃珊2011.12-2013.4文稿

程乃珊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克勒门文丛

远去的声音

程乃珊2011.12-2013.4文稿

程乃珊 著

Copyright©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去的声音:程乃珊 2011.12~2013.4 文稿 / 程乃珊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8

(克勒门文丛)

ISBN 978-7-108-05447-0

I. ①远… II. ①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85337 号

责任编辑 关雪莹

封面设计 蔡立国

封面插图 林明杰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375

字 数 243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序 | 留住上海的万种风情

陈钢

当我们走进上海的大门——外滩时，首先听到的是黄浦江上的汽笛长鸣和海关大本钟扬起的钟声。那是上海的声音、历史的声音和世界的声音。接着，我们可以看到那一道由万国博览建筑群组成的刚健雄伟、雍容华贵的天际线，它展示了作为现代国际大都会大上海的光辉形象。当我们转身西行，乘着叮当作响的电车驶进满街梧桐的霞飞路（现淮海路）时，又会在不知不觉里被空气中弥漫的法国情调所悄然迷醉，也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张爱玲所说的“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除了这张爱玲所特别钟爱的上海“市声”外，我们还能在电影、舞厅和咖啡馆里找到世界的脉搏和时代的节奏，找到上海的声音。丹尼尔·贝尔认为，“一个城市不仅是一块地方，而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独特生活方式的象征”。上海是中国一块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它不仅使古老的中国奇迹般地出现了时尚繁华的“东方华尔街”和情调浓郁的“东方巴黎”，而且催生了中国的城市文化——海派文化，催生了中国的第一部电影、第一个交响乐

团、第一所音乐学院和诸多的“第一”……

“克勒”曾经是上海的一个符号，或许它是 class（阶层）、color（色彩）、classic（经典）和 club（会所）的“混搭”，但在加上一个“老”字后，却又似乎多了层特殊的“身份认证”。因为，一提到“老克勒”，人们就会想到当年的那些崇尚高雅、多元的审美情趣和精致、时尚生活方式的“上海绅士”们。而今，“老克勒”们虽已渐渐离去，但“克勒精神”却以各种新的方式传承开发，结出新果。为此，梳理其文脉，追寻其神韵，同时将“老克勒”所代表的都会文化接力棒传承给“大克勒”和“小克勒”们，理应成为我们这些“海上赤子”的文化指向和历史天职。于是，“克勒门”应运而生了！

“克勒门”是一扇文化之门、梦幻之门和上海之门。推开这扇门，我们就能见到一座座有着丰富宝藏的文化金山。“克勒门”是一所文人雅集的沙龙，而沙龙也正是一台城市文化的发动机。我们开动了这台发动机，就可能多开掘和发现一些海上宝藏和文化新苗，使不同的文化在这里可以自由地陈述、交流、碰撞和汇聚。

“克勒门”里美梦多。我们曾以“梦”为题，一连推出了十二个梦。“华梦”“诗梦”“云梦”“戏梦”……从“老克勒的前世今生”到“上海名媛与旗袍”，从“海派京剧”到“好莱坞电影”，从“小口琴”到“大王开”……在“寻梦”中，我们请来作家白先勇畅谈他的“上海梦”，并通过“尹雪艳总是不老”来阐明“上海永远不老”的主旨。当然，上海的“不老”是要通过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来实现

的。于是，我们紧接着又将目光指向年轻人、指向未来，举行了“青梦”，三位上海出生的、享有国际声誉的“小克勒”回顾他们在青春路上的种种机遇、奋进和梦幻。梦是现实的奇异幻境，可它又会化为朵朵彩云，洒下阵阵细雨，永远流落在人世间。

“克勒门”里才俊多。这里有作家、诗人、画家、音乐家、演员、记者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们。他们不仅在这里回顾过往、将记忆视为一种责任，而更是以百年上海的辉煌作为基点，来远望现代化中国的灿烂未来！有人说，“克勒门”里的“同门人”都很“纯粹”，而纯粹（pure）和单纯（simple）还不完全一样。单纯是一种客观的状态，而纯粹，是知晓世事复杂之后依然坚守自己的主观选择。因为“纯粹”，我们无所羁绊；因为“纯粹”，我们才能感动更多“同门人”。

“克勒门”里故事多。还记得当“百乐门”的最后一位女爵士乐手，88岁的俞敏昭被颤颤巍巍地扶上舞台，在钢琴上弹起《玫瑰玫瑰我爱你》时顿时青春焕发的动人情景吗？还记得“老鸿翔”小开金先生在台上亲自示范，为爱妻丈量旗袍的三十六个点的温馨场面吗？当见到白先勇在“克勒门”舞台上巧遇年少时的“南模”同窗，惊讶地张大眼睛的神情和“孙悟空之父”严定宪当场手画孙悟空，以及“芭蕾女神”谭元元在“克勒门之家”里闻乐起舞，从室内跳到天台的精彩画面时，你一定会觉得胜似坠入梦中。当听到周庄的民间艺人由衷地用分节长歌来歌颂画家陈逸飞，“90后”老人饶平如初学钢琴，在琴上奏出亡妻最爱的《魂断蓝

桥》，特别是当配音艺术家曹雷在朗诵她写给英格丽·褒曼、也是写给自己的那首用心写的短诗时，你一定会有别样的感动！还有，作家程乃珊的丈夫严尔纯在笑谈邬达克精心设计的绿房子时所流溢的得意之心，秦怡老师在“王开照相馆”会场外意外发现亲人金焰和好友刘琼照片时所面露的惊喜之情，都会给我们带来一片片难忘的历史的斑痕和一阵阵永不散落的芳香……

记忆是一种责任。今天，当我们回望百年上海时，都会为这座曾经辉煌的文化大都会感到自豪，但也会情不自禁地为那一朵朵昔日盛开的文化奇葩的日渐萎谢而扼腕叹惜。作家龙应台说，文化是应该能逗留的。为了留下这些美丽的“梦之花”，为了将这些上海的文化珍宝串联成珠、在人间世间光彩永放，“克勒门”与发祥于上海的“老牌”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共同筹划出版了这套“克勒门文丛”，将克勒门所呈现的梦，一个一个地记录下来。这里，我们所推出的这本书是程乃珊所著的《远去的声音——程乃珊 2011.12 ~ 2013.4 文稿》。

严尔纯是程乃珊的丈夫，朋友们都爱称他为“保镖”，因为乃珊生前与他形影不离。乃珊去世一周年的 2014 年 4 月 22 日，克勒门曾以“又见乃珊”为题，为她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深情地怀念这位梳着童花头、笔耕不辍的“上海 Lady”，感受她传递给这座城市的品味与快乐；而“保镖”严尔纯也来到现场，细数与妻子有关的一个个上海故事。又一年后，当老严再次整理乃珊的遗物时，重读了她在病中所写的近 20 万字的文稿，他突然强烈地感到面前突显了四

个大字——又见乃珊！

乃珊是一个“上海 Lady”，一个一代又一代慢慢“敦化”出来的上海女人。她在一篇《就这样慢慢敦化成上海女人》的文章中，忆述了她的祖母馥笙是如何从浙江梧桐镇步入大上海，如何从小脚到高跟鞋，最后“敦化”成一位都市知识女性的人生经历。其实，这岂止是馥笙及其同代人的写照，而应视为是整体“上海 Lady”成长史的缩影。乃珊就是这样一个在“大人家”和“穷街”的交集中培育、成长，在滚滚红尘里翻滚、打磨，最后才“敦化”出来的“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真正的“上海 Lady”！

我和乃珊相识多年，却一直将她视为“酒肉朋友”。因为，我们平时来往很少，但常在宴会和“蹭饭团”聚会时见面。在朋友之中，乃珊永远是一个喜洋洋、乐呵呵的开心果。她总是未言先笑，未笑先叫。离开了上海话她几乎言不成句，笑不成声，而我们却偏偏爱听她讲那种带着浓浓上海腔的“普通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的开怀畅谈与放声大笑几乎掩盖了她对世界的深沉思索和对人物的细心观察。一直到很多年之后，在我读到她写的《激情探戈》时，才突然发现了另一个程乃珊，一个探寻过往、思索未来，在看似连篇生活絮语的背后，不断用她的笔花悄然刺破现实画皮的程乃珊。她在那篇文章中解剖了我在“黑色年代”里所写的“红色经典”中的创作密码，将我比喻成在逼仄的舞池中进退自如的“探戈舞手”，这种去表入内的透析，是音乐界、甚至文化界中所少见的。顿时，我觉得乃珊是能够真正读懂我的一个人。我们成了真正的朋友。

乃珊忽然间离开我们两年了，可是我觉得她从未离开。乃珊恋着大家，大家恋着乃珊，因为我们共同恋着的是心中的上海。现在，当我们读到她病中的文稿时，她的音容笑貌又一次浮现在前，声音远行人还在，我们——又见乃珊！

“克勒”是一种风度、一种腔调，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让我们一起走进“克勒门”和“克勒门文丛”，寻找上海，发现上海，书写上海，歌唱上海，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有历史守望与文化追寻的梦中人，将高雅、精致和与时俱进的海派文化精粹传承发扬，用我们的赤子之心留住上海的万种风情！

又见乃珊

严尔纯

每当我上床入睡时，耳边似乎总会听到乃珊嘻笑地说：“我俩睡觉的姿势，蜷曲着，像两只不分左右脚的皮鞋。”但这已经是两年前的远去的声音了，而一切都像发生在眼前，在当下。每当我晚上要咳嗽几声，或是起个夜，都是尽量不发出声响，怕惊动了旁边睡梦中的乃珊。但这现在已经是一种幻觉，而这种幻觉似乎还在不时地影现。

乃珊从发病到她走向人生终点，共 16 个月，但是她生病治疗期间却坚持写作，她说：“一天不写东西，这一天是白活了。”

自从她从香港回上海定居后已不再是专业作家，但这并不影响或者说阻碍她的创作热情，她反而感到自己是个自由人，可以敞开心扉写自己的心声。因此，在她回上海后几乎每年书展都有她的作品问世，如《上海探戈》《上海 Lady》《上海 Taste》《上海 Fashion》《上海罗曼史》《闺秀行》等。当她着手酝酿写以她家族史为背景的长篇纪实小说时，不幸被检查出患了白血病，她只在病中写了三个章节。她每次发表的文章绝大部分是手稿，部分由她多位学

生由乃珊口述后输入电脑发表。因此，她每发表一篇文章我都有记录，如发表日期、题目、体裁、字数、发表在何处等细节。因此，乃珊自从2011年12月16日因病入住医院后，由于前三个月的病危期治疗及到2013年2月病重第11次住院治疗，这两段时间她无法写作（口述）外，其余的12个月中即使在经受了化疗极其痛苦的折磨后，只要体力允许，她都坚持用口述的方式创作，累计有18万字左右。当我整理出她的这些文章时，我感到乃珊在我心目中从来没有过的那么高大、坚韧不拔。完全不是在现实生活中看起来那个涉世未深，脸上既看不到艰苦岁月留下的印记，又绝无趾高气昂自负的神情的她，也完全看不出她已是在“穷街”中学任教20年的外语教师。

她脑子里很少储存文艺理论，装的满是亲朋好友的外形内心的喜怒哀乐，一有机会，她就忍不住要把这些人物的故事叙述出来，常常这些口头叙述就是她作品的初稿。

她善于思考，注重细节，注意观察周围的事物。在她上中学时，每天上学经过北京路铜仁路口，会看到一幢绿色外墙的洋房，时而在楼房阳台上男男女女的身影，这便激起了她对这幢房子的好奇与一探究竟的念头，也成为她日后创作《蓝屋》的缘由。然而，若干年后，她从教育学院毕业进入杨浦区某中学任教英语，进入了上海的两个不同生活环境的跨越，每天从静安区坐公交车经过一小时左右的两次换乘，进入杨浦区。当时，她被称作是从上海来的老师。20年的教师生涯，使她感到杨浦区学生的朴实、勤奋、知恩图报，使她产生了创作的冲动而写了《穷街》中篇小说，被拍

成电视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蓝屋》的创作是她多年观察、探究的成果，这中间也因为我和“蓝屋”家族的血缘关系，为乃珊《蓝屋》小说的创作增添了新鲜血液，使小说中的人物更加让人信服。但由于创作在80年代初期，历史的原因，使小说不得不落入俗套。但，有血有肉的人物和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总是会受到肯定，该小说使她屡屡获奖，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反响，至今还有不少曾是60年代的文学青年还会念叨曾在那文学创作困乏的年代看过《蓝屋》。

《蓝屋》中的主人公顾传辉，居然在90年代初出现在“蓝屋”！这是一个十分令人不可思议的巧合。90年代“蓝屋”被一位有大陆情结的台湾建筑材料设计师租用，而这位租客的大名叫“顾传晖”，竟与小说中的人名仅差一字中的偏旁！而且，年龄也与小说中主人公的年龄相吻合！此书责任编辑竟然是租客顾传晖的堂姐顾传菁，令顾传晖惊呼“真是毛骨悚然”！

创作往往是有遗憾的。在21世纪初时乃珊曾打算重写《蓝屋》，另外也在酝酿另一部以她家族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好人家》，但这两个愿望只能让她在天国中完成了。

90年代乃珊曾定居幼年生活过十余年的香港，她说香港是她的第二故乡，但只是“婚外情的恋人”。香港是乃珊度过童年之处，陌生之余更有几分亲切，颇有几分重会初恋情人之感。当她做了香港新移民后，有人问她“好”还是“不好”，她唯一清楚的是，自己从来没有对生活有现在这种真实的感觉。她知道，她只是香港的一个过客，她的

归宿是上海。

乃珊出生在静安区，归宿在静安区，对静安区的情结极深。静安区哺育了她，杨浦区锤炼了她，更是上海成就了。她。乃珊吮吸的第一口乳汁是有深的家庭 DNA 烙印的，喝的第一口水是黄浦江的水。这无形中注定了乃珊对静安区和上海的深深感恩情结，故而她笔下的事与人有血有肉，不矫揉造作，以至于她对上海的倾诉直到她生命的最后时刻仍以与时间赛跑的毅力完成了 18 万字左右的文字，广泛发表在不同的报刊上。她这短短的 67 年生命确实如她自己所言：没有白活！

她不善于做家务，讨厌进厨房。生活中的乃珊是个透明人，从不掩饰自己，爱憎分明。她自己说她一生中只有两件事是做对了，是认真的：一是对待写作，对创作一丝不苟；二是选对了郎。

借助“克勒门”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平台，《远去的声音》出版了。世上巧合的事实在多，乃珊生于静安，居于静安，逝于静安。上世纪 90 年代初她去香港工作，首先入行的是三联书店，这次为她在病中留下的最后十几万字的出版恰是“三联”。我与乃珊认识是在 1969 年 4 月 22 日，乃珊去世日是 2013 年 4 月 22 日。这些巧合都说明乃珊是个能出故事的人。

乃珊病中所写及口述的字里行间，丝毫看不出这是她在病痛中的笔触，她在这期间依然像在平时一样乐观开朗向上，仿佛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乃珊。她对生活充满着热爱，对社会时时关注，仿佛经受的化疗痛苦是另外一个人的事。

因此，我们怀念乃珊不仅仅是她的文字，而是从她的文字中渗透给我们的她的毅力，她对生活和对人们的大爱。本书最后的怀念文章是乃珊的前辈、师长、挚友们所作，我们再次痛惜她的离去，却为她娇弱的外表下强大的内心而骄傲。

2015 年 6 月 9 日

目录

序 11

又见乃珊 11

好人家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吗？ 13

南京西路花园公寓

——我的海派文化的启蒙课本 120

就这样慢慢敦化成上海女人

——从小脚到高跟鞋 145

白云无牵挂

傲慢与傲气 161

港人过年，传统又简约 164

那些年我们一起戴口罩的日子 170

上海老克勒心目中的精致生活的标准

——自小习惯的喜欢的有尊严的生活 173

难忘手工豆腐花 177

工装裤 181

栗子蛋糕 184

上海西餐 187

自梳女·老密斯·单身女贵族·剩女 191

海上冰缘 195

吃豆腐 199

男子中学和男孩危机 1102

上海俚语与吃食 1106

海派先生曹可凡 1109

从扬子饭店到马勒别墅至贵阳酒店

——访上海国际贵都酒店嵇东明先生 1112

一位真正的绅士 1121

我们今天如何做母亲	1129
不讲出身	1133
蛋挞与葡挞	1138
渐行渐远的上海儿歌	1142
香港查理林	1146
难忘旧日派对	1152
女孩不要随便认干爹	1158
富有英伦遗风的香港浅水湾大酒店	1161
土黄色的端午	1164
书香静安	1167
别了，数字百货公司老友	1170
我的暑假	1174
老上海的夏日小菜	1178
从洋人到老外	1181